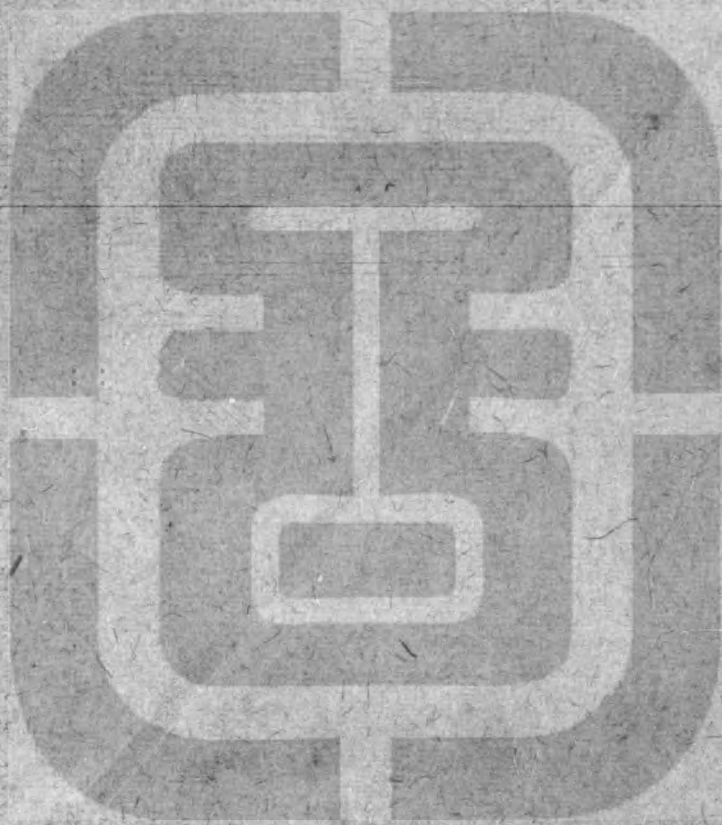


卷121  
673  
第545



選取出等高强二名特與補轉兩官資其餘元解到比  
試不中人令各司每名犒設錢五貫候將來袞同再試  
如事藝一同弓弩手令射遠躬親比較槍手令格鬪勝  
負比較殿步軍司就來春拍試一次校副尉以下至白  
轉至承信郎住拍軍兵自長行轉至副都頭住拍詔從  
之

寧宗慶元二年詔以今冬幸茅灘教閱

嘉泰二年十月上幸候潮門外教場大閱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七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八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兵考十

車戰

周武王戎車三百兩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

數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與受戰於牧野

詩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車也衝衝車也臨者在上臨下名衝者在

孔氏

傍突之稱

二車不同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

檀木之堅者以為馬兵車煌煌明也

駟彭彭

駟馬白腹曰駟彭彭強盛也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

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六韜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  
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北走也易  
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  
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  
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  
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  
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  
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  
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  
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馬及馳而

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毅八石弩  
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  
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  
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  
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  
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  
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  
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  
有新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  
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

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  
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  
恐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  
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  
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西麓周氏曰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左傳  
云卒乘輯睦公乘無人卒列無長車馳卒奔乘晉  
師先偏後伍亦爲卒乘列故毀車崇卒必有自來  
而古書未有記戰騎者要之升陴入隧山澗稠阻  
非車所能用其必藉卒以濟而未嘗不屬於車乘

耳武王革車三千兩虎賁三百人自百夫長以上  
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六韜均兵分車  
步騎各有屬險戰之法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  
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豈有相似者乃  
與平地一槩區截已是虛談易戰一車當步卒八  
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一車當  
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  
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蹂騎  
之所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  
減不待知兵者知其謬也戰騎出匈奴所謂控弦

引弓管子載騎寇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蕃兵  
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胡始用之秦遂有  
騎卒將曹操始為戰騎陷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  
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其兩傍  
掩其前後全是後代畏陣拐子馬事非古法也

周禮中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

衛革路鞵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驪也以白黑飾韋

雜色為勒條讀為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戎

不言樊字蓋脫耳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

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是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

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

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補闕之車

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

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為

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師旂闕四十乘孫子八

陳有萃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

間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故書革作平杜子凡師共

萃云萃車當為駟車其字當為萃書亦或為萃

革車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以為王優尊者所乘也

路皆從以優尊也此戎路即中車所謂革

也中車所掌五戎之正此所掌五戎之倅

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會同亦如之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

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

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

四等車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曾矛常有四尺崇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

四

於戟四尺謂之六等也此所謂兵車也八尺曰尊倍尊曰常及長丈二

戈及戟牙皆插車騎車傍也鄭司農云池讀為移從

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傍也首發聲直謂牙疏有刃

曰戈牙戟無刃曰及及主擊戈牙戟圭刺兵車圖曰

崇於戟此六數也車之六建夷牙建於首牙之前首牙

建於戟之前戟建於及之前及建於戈與人之前此六

其身過而軫則不與焉八尺曰尊倍尊曰常凡兵無過三

為武之意入必後其刃不以刃也戈建而池取止戈

國焉不及弓矢者以人佩故也

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元大也夏后氏

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

選鋒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戎車既

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元

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及戟及插

於騎上建鳥章白旆鳥章蓋急疾之鳥張逸云隼是

也白旆繼旄者謂繼帛猶通帛為旆小戎伐收五檠

亦足絳也此旗而言旄者散則通名

梁輈游環脅驅陰鞞塗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小戎兵車

也天子戎車謂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伐淺也收軫

也軫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凡

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

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比之為淺故曰伐收

有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輈輈上曲鉤衡衡者軛也輈從軫

有歷錄輈輈也梁輈輈上曲鉤衡衡者軛也輈從軫

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鉤之衡則

橫於輈下而輈形穹窿上曲如屋梁然又以皮革五

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鞞也游在背上所

以禦出也脅驅謹駕其所出入也鞞環以皮為之

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使不得

外也此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故

謂之游環亦謂之靳左傳曰如驂之有靳脅驅馬亦

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軫之兩端當服馬兩

脅外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揜所以引

也塗白金也續續鞞也揜軌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

五

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也軌在軌前橫木映軌故  
 鄭氏云揜軌在軾前垂軌上謂陰板垂軌上也此車  
 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駢馬引引亦謂之鞞左  
 皮為二鞞係於陰板之上令駢馬引引亦謂之鞞左  
 傳曰兩鞞將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駢馬二鞞也文茵  
 車中所坐之褥用虎皮有文采也暢長也鞞所以貫  
 車輪者大車之鞞一尺有半兵車之鞞三尺三寸四  
 比大車為長故曰暢鞞駢駢文也馬左足白曰鼻四  
 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驪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塗  
 以觶軌孔阜甚肥大也騏馬青黑色驪亦身黑鬣中  
 中服也駟黃馬黑喙驪黑色驂兩駢也車駕  
 四馬內兩馬謂之服外兩馬謂之駢盾干也畫龍於  
 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觶  
 環之有舌者軌驂內轡也置觶於軾前以繫軌故謂  
 之觶軌亦銷沃白金以為飾也驂之外轡則御者執  
 之之 倭駟孔羣公牙塗錚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  
 弓竹閉緄滕倭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  
 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羣言甚調和也

公牙三隅刃也刃有三角塗錚牙之下端平底者亦  
 以白金沃之蒙雜色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  
 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虎皮韞弓室也鏤刻金飾也  
 膺馬帶也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交二弓於韞備折  
 毀也閉弓檠也儀禮作鞞緄繩約也以竹為  
 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  
 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  
 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  
 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  
 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五年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  
 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宣十年楚巫臣使於吳以

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成十年考之周禮五

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

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

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

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

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

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

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或

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

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

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

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

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

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如此則登

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鮮矣房琯之用車有

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

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倣小戎以見之

又曰祥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

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

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



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捷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於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爲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綏爲右郤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夫郤克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

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敢是左人持弓也宣十二年欒鍼爲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爲簡子禱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襄二十一年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

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  
太僕凡車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  
又有太僕則四駟乘矣春秋之時侯叔夏御莊叔  
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生駟乘杜預曰駟乘四人乘  
車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  
也徒步兵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嘗試也勇則能往軼突也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  
無剛則不恥退 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  
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

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為三部伏

兵祝聃率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  
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  
曰衷戎師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復繼也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

戎師 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鞬鞞鞅鞞

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

鞬在胷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言駕乘修備也

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

戎分為二廣

君之親兵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

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右廣初駕

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

內官近官序次

也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

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

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石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  
載之故各有御右

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之間又有  
倅車見周禮車僕春秋如韓原之戰駱秦伯將止之鞏  
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鄆陵之戰卻至遇楚子  
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  
戰而使敵人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  
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  
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用之往往

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  
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  
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  
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  
古法

晉申公巫臣使於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

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與  
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也

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孤庸焉

使爲行人於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

卽大鹵也崇卒也崇聚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

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困諸阨又克每

困於阨道今去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

車故為必克魏舒先自毀其五乘為三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

屬車為步陣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

三五伍五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

立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

偏為前拒皆臨時處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

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按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

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

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

死則為于擘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輪

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

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勅敵之人初不迫於險固

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

是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捨車而

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

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

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  
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邱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灌  
嬰以御史大夫將軍車騎別追項籍至城東破之 武  
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張晏曰兵車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霍去病少侍中貴不省士其  
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  
有饑者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  
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士卒矢傷三創  
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為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  
而鼓不起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乃搜車中得隨軍妻  
婦皆斬之復戰

按先儒因考西漢書此數條以為車戰之制漢尚  
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  
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  
之法已不復存矣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  
匈奴

靈帝時陽璇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

魏武帝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  
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陘

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敗之裕伐秦假道於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旼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旣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稍千餘張禦之魏師奔潰

魏太武真君四年北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 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陳唐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以裴行儉爲定襄大總管統兵討之先時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乃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衝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元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

蕭宗至德初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徹民屋  
爲柵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賊死傷十  
二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  
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  
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皆馬燧爲  
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  
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討田悅推火車焚其將楊朝  
光柵進擊大破之輝晉火車之制  
宋眞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  
劉裕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爲

行寨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  
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軛  
駕以牛車上置槍以刃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  
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  
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  
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居之地入則以此  
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景德  
初契丹入寇大將李德隆以澶淵不足守命士卒掘濠  
塹以大車數十乘重壘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來攻  
其營禦之遁去

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載兵甲止爲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爲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脚今令固自賫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爲衛尉寺丞

范仲淹上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陣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

### 賞有功將吏

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備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籍車之令

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卽日散行郡縣掠民



緡錢矣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取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寨駐車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爲虜所襲逐車又不及收臣於戎馬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有不能爲用者而况於車乎臣聞此

議出於許彥圭因姚麟上其說爲身謀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况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於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僱差夫匠之擾旣成又艱於運致然則其爲諸路之患其費不知其幾千萬矣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

後彥圭卒得罪

欽宗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在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蓋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爲主也

高宗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

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絰而止之類蓋用車於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濤斜是也

孝宗隆興初宰臣進呈陳敏軍中措置教習車陣陳康伯曰數年前陳敏增制造行下三衙相度有車樣陣圖見在上曰車戰古法平原曠野可以備馳突爾亦卒不

用

寧宗開禧初中郎將厲仲方者為歷陽守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敗虜於清水鎮不知其詳何如也

舟師水戰

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

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為令尹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舳艫舟名使隨人後至者守之環之及泉環周也

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吳公子光請於眾曰喪先王

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

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鬣與吳人異形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

舳艫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殺之楚師亂吳

人大敗之取舳艫以歸 昭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

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躡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

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越公子倉歸

王乘舟歸遣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

還圍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吳乘舟從淮水過蔡

而舍之舍置也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成謂子常

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漢上下遮勿令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

舟以方城外人還塞大隊直轅冥阨三者漢東子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

常黑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重器不可久也不如

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

於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

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二別在江夏界三戰皆

敗

哀公十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潮西北至宋口入淮

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

漢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因言東越王居保泉山

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

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

南行可破滅也上乃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

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

東越元鼎五年南粵相國呂嘉反詔粵人及江淮以

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

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

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

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大舟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

下因以為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以載於戈因謂之戈船也

有下瀨

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

謂之積伍子胥書有下瀨舡

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

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

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雋昆

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

南周廻四十里

後漢光武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王田戎等據荆門

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開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

以塞陸路距漢兵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不克十一年

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

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

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

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

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偏將軍魯

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

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

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

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南擊劉表取荊州追劉備於當陽備遣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  
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長史張昭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士未平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皆犯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保爲將軍破之權

從之遣兵三萬人令瑜拒操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擊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立營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焰障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引軍

北敗 二十四年孫權使呂蒙襲關羽於江陵蒙至淨陽盡伏其精兵鱗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悉以城降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時造船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太康元年王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於江積要害之

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吳人大懼

安帝義熙六年盧循因劉裕北伐乘虛襲建康率衆數萬方艦而下裕引兵南還拒之出輕利鬪艦射提幡鼓衆軍騰踴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摧陷裕自中流

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萬具  
悉焚之賊衆大敗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率  
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  
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  
舟楫莫不驚異以爲神

宋文帝時垣護之從王元謨攻魏滑臺護之以百舸爲  
前鋒元謨旣敗魏軍悉牽元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鎖三  
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申流而下每至  
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舸餘並全  
梁韋叡拒魏軍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

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等爲水  
軍會淮水暴漲叡卽遣之鬪艦競發皆臨魏壘以小船  
載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  
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  
奮呼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

孝元帝承聖元年湘東王繹遣王僧辨等討侯景景使  
侯子鑒拒之使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  
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  
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辨等停軍蕪湖十餘日  
景大喜以爲西師畏之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僧辨



至姑熟子鑿帥步騎萬餘入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鷓鴣舫千艘載戰士僧辨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鑿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景兵大敗

陳武帝時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帝詔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驍將鮑碎獨以小艦殿文育乘軍舩艦跳入碎艦斬碎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

梁王琳引合肥巢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陳侯瑱率軍進屯檻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於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斃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士晨炊蓐食頓蕪湖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遠采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頓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

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其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火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大亂中其面裝板軍大敗亂去以餘者十二三

隋文帝將伐陳命楊素造戰艦大艦名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各有等差開皇八年伐陳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唐趙郡王孝恭及李靖擊蕭銑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

大破銑軍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命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奔何棄之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踰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靖進圍之銑內外阻絕乃降

梁王彥章攻晉晉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載韞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遂破南城

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以錢傳瓘爲諸軍都指揮使

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以進吳遣彭彥章陳汾拒之  
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  
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  
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  
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  
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梁賀瓌攻德勝南城以竹竿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  
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  
度晉王引兵救之陳於北岸不得進遣善游者入南城  
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募能破艨艟若親將

李建及應募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  
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  
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翼載新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  
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旣斷隨流而下梁兵焚  
溺殆半

周顯德三年攻唐之壽州唐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  
於濠泗周師頻不利唐將林仁肇水陸並進又以船載  
薪蒸乘風縱火將焚浮梁周將張永德使習水者候其  
船下縻以鐵鎖急引輕船擊之唐人旣不得近溺者甚  
衆奪艦數十 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

於京城汴水側開地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帝乃將騎循北岸諸將循南岸追唐兵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戰船糧仗十萬數遂克壽州

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將兵夜發水陸擊之大

破唐兵於渦口克泗州又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渦口上自將親軍自灌北進命太祖皇帝自淮南進諸軍以水軍自中流進兵迫唐兵乘勝爭進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欲鑿楚州西北濠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爲神

宋太祖皇帝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習戰池中開寶六年詔以新池爲講武池七年將有事於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爲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訖真宗朝歲習不輟

高宗建炎元年右僕射李綱言當於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二軍須要郡別置中軍招集善波操舟便利之人擬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從之四年夏四月兀朮入寇自明州回歸韓世忠先屯焦山以邀其歸路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伏兵擊之俘獲甚衆及其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求假道世忠不從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縷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縷縷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朮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

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  
主足相全也兀朮旣爲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  
得去或教以蘆塲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  
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  
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乃  
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  
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  
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箚蓬則不攻自破矣  
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  
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箚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

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紹興三十一年虜亮渝盟入寇李寶以舟師禦之至東  
海縣時虜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出意外亟引  
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  
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爲援寶與子  
公佑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  
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卽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  
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於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  
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  
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

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酋首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衡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死得獻議造人倪詢等皆淮浙姦民且爲虜鄉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僞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爲援遣小舟奏捷旣至上命降詔獎之除寶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十一月亮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

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權聽留水軍舟船咸在允文督軍士決戰於是統制張振王琪等列江岸以待之而以海鯨船載精兵駐中流迎敵布陣甫畢亮以小紅旗麾舟絕江而來諸將盡伏山崦虜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皆旋爲之底極不平舟中之人皆不能施盡爲官軍所殺明日允文又命戚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見舟無歸路於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於上流焚其舟凡百八十虜引去

誠齊楊氏海鱮賦後序曰采石戰艦曰蒙衝大而

雄曰海鮪小而駛其上爲城堞屋壁皆堊之紹興  
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其衆欲濟我舟伏  
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江先使一騎偃旗於  
山之頂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一旗舟師自山下  
河中兩旁突出大江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  
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  
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之以石灰硫黃礮自  
空而下落水中硫黃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  
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之目人物  
不相見吾舟馳之壓賊舟人馬皆溺大敗之云

孝宗隆興元年九月詔諸州召募水手於手上刺某州  
水軍字以革冒代之敝 四年樞密院言潮州守臣傅  
自修欲於本軍禁軍闕額人數內撥二指揮二百人專  
防海道以諳識水勢人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平江許浦水軍本明州定海  
水軍也舊隸沿海制置司防扞海道乾道中改隸  
殿前司以三千人爲額五年冬又改爲御前水軍  
八年春併歸許浦鎮置副都統制統之淳熙四年  
冬詔以七千人爲額五年秋又增額五百人江陰  
水軍舊自泉州調發乾道三年陳正獻在樞筦以



其勞費奏留屯二千人於江陰軍而沿海制置司  
又別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將此  
外左翼軍亦有水軍三千人摧鋒軍二千人福州  
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康府池江鄂州御前諸神  
亦各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少者千餘人其後殿司  
又有澈浦水軍而淮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則  
皆冠以御前之號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十一

馬政 祭馬祖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九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 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頒馬政 辨六馬之

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

駑馬一物 種為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

田馬駑馬給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

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  
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

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

匹為乘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日馬有圉牛有牧元謂二

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師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

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

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

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

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

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

備詩云駑牝三千此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自圉

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

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

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

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一閑諸侯有齊馬

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凡馬特居四之一之性相

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焉

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疏

使三牝各產其一通牡為四共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

義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日房為龍馬鄭

歲日駒三歲日駟元謂執駒母令近母猶攻駒也二

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夏祭先牧頌馬

攻特為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

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日相士作乘馬鄭

僕馭五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

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疏云春時通淫求馬

蕃息故祭馬祖夏草茂求肥充故祭先牧是放牧之先

秋時馬肥盛可乘故祭始乘馬凡軍事物馬而頌之

者冬時萬物成故教僕使善也

力齊其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

贊佐也佐正

者謂校人臧

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

掌駕說之頌

用馬之

辨四

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

次第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一

二

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居謂牧房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

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疏財謂共祈具及藥直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圍者所牧處孟春焚牧焚

地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會騰馬遊牝於牧秦時書也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

秦地寒涼萬物後動也者山澤之虞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敎以阜馬佚特敎駢攻駒及祭

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圍馬九者皆有政敎焉阜盛壯也杜

子春云佚當為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日駢二歲日駒散讀如中散之散謂駢馬耳毋令善驚也元謂逸者用之

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敎駢始乘習之也攻駒駢其蹄

齧者閑之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正校人員選校人謂師圍也正員選馬

申習不復驚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大小異名爾雅

日駮牝驪牡元駒裏駮鄭司農云以月令日駕蒼龍

圉師掌敎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序馬冬獻馬

射則充樞質茨墻則剪闔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馬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

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序為訝鄭司農云當為序元謂序廐也廐所以芘馬涼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苦也

樞質剪闔圉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樞為齊人言鐵樞之樞樞質所射者習射處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使令焉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

乾隆十二年校刊

皆有物賈

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曰皆物色及賈直疏馬有六種此三馬無

種買以入官府者種謂馬上善似母者

綱惡馬

鄭司農云綱讀為以亢其

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綱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也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

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

其外否

鄭司農云更謂償也元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

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

踰二十日而死不用非用者罪疏旬之內日少若

養之善未能致死也故更旬之外日多任之

過馬力既竭雖養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

馬及行則

以任齊其行

職其所載輕重及道里

若有馬訟則聽之

訟謂買賣之言相負

禁原蠶者

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

同氣物莫能兩大禁

原蠶為其傷馬歟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

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牛

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

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

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

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

田驚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

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匹三阜為繫三十

六匹六繫為廐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

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

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又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廐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廐爲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諸侯六閑之制成十年彼衛文公之駮牝三

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爲六者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爲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旣三之無僕夫以駑不駕五路卑之也然後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

周之馬數相遠者蓋周制八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異也

秦之先有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

溫一作盜鄒誕本作駝音陶音義云盜驪驪赤也竊淺青色駟馬細頸驪黑色驪赤為棗駮耳之駟索隱曰按穆天子傳八駿曰赤驪赤也駮耳之駟驪盜驪白義渠黃驪駮踰輪駮

耳山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

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其後又有非

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邱人言之周孝王

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

昔栢翳為舜主蓄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

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

之祀

魯僖公務農重穀牧於坰野

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駟駟良馬腹薄言駟者有驕有

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驪馬白跨曰驕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驪曰黃諸侯六閑

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駮馬彭彭有力有

容也箋云坰坰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

時則自思無疆思馬斯臧

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肥健耳思無疆思馬斯臧之法反復思之無有竟已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一

六

有駟有駢有騏以車伾伾

蒼白雜毛曰騏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駢青黑曰駟

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

才多駟駟牡馬在坳之野

薄言駟者有驪有駟有雜以車繹繹

青驪驪曰驪白馬黑

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雜繹繹善走也

思無斃思馬斯作箋云斃

厭也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

有駟有驪有魚以車祛祛

陰白雜毛曰駟形白雜毛曰駟足豪駟曰驪二目白

曰魚祛祛強健

思無邪思馬斯徂

徂猶行也

晉惠公與秦師戰於韓乘小駟鄭入也

鄭所獻馬名小駟慶

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

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變化人意亂氣狡僨陰血

周作張脉僨與外強中乾

狡戾也僨動也氣狡僨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

氣張動外雖有強形而中實乾竭也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

聽及戰晉戎馬還濘而止

濘泥也還便旋也小秦獲駟不調故墮泥中

晉侯以歸

林氏曰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

前刑法志四邱為甸四甸為縣有戎馬一匹

平時則官給芻秣有警則

民供召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

家未嘗不自畜焉此蓋在官養之爾何以知之如

周禮以天子有十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

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騾  
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  
之餘其他固未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  
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  
詩騾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  
牧之制也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  
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  
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駝承華五  
監長丞

徐氏曰按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華駒駝騎  
馬路輪大廐馬皆萬匹三輔黃圖都廐天子車馬  
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無純色  
駟馬雜色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  
之間成羣謂田中之乘特牝者擯而不得會聚言時富饒恥乘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  
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苑馬謂為苑以牧馬



四年御史大夫縮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縮衛縮馬十歲齒下平

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

苑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

樵今是時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漢軍士馬

死者十餘萬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

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百匹自衛青圍單于以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

元鼎元年令民得畜邊縣

得畜牧於邊縣也

官假馬母三歲而

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

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

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下亭亭有畜

字馬歲課息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為馬

監

上官桀遷未央廡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不在馬因泣數行上以為忠

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

民贖馬

賒買也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

黯曰令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

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

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四年馬生渥洼水中

李非文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

野馬有奇者與凡馬異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獻之欲神異此馬

云從水中出也作天馬之歌

太初元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

大宛時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

子也

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

云張騫始為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

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

使妄言

謂辱言宛王

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乃遣兵

伐之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其後與漢約歲獻大馬二匹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籍者總入籍錄之

征和中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修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可後馬多乏絕至此復修之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

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房目反

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

來起對也徐氏曰按鼂錯疏言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

人即馬復令也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

都官者且減之

五年罷天下亭馬母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馬母今罷之孟康

曰舊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弩十石以上者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宣帝五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

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賑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

馬

二年罷黃馬乘輿駒馬

五年詔乘輿秣馬母乏正事而已

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廐馬百餘  
匹方今廐馬食粟將萬匹今民大饑而廐馬食粟苦  
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廐  
馬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太僕減穀食  
馬

成帝建始二年減乘輿廐馬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

車騎馬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

有一匹者復卒二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

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

則致馬千匹

貨殖傳

於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

陌成羣

食貨志

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

漢儀

注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

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

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

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

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

邊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

侯匿馬而腰斬者

功臣表黎頃侯召奴

有以民或匿馬馬不

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汲黯傳故內郡不足則籍民

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駝負石至玉

門關武帝太初三年輪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後漢制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廐令一人主乘輿及廐中諸馬舊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廐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

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云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

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行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

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

以為名馬式焉馬援傳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唇欲急而方

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

欲滿而澤腹欲充廉欲小季肋欲長垂薄欲厚而緩垂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

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反劉攽曰牙欲去齒一寸按文多一欲字又汗溝欲深長

而按文而當在長字上

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詔廐馬非乘輿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詔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萬歲

苑犍為置漢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廐東觀記日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廐充滿故置

按當時隱士魏桓被徵不出謂人曰廐馬萬匹其

可減乎蓋當時畜馬未嘗以資軍國之用徒侈服

御廐廩粟而已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駮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

權馬一匹至二百萬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弩廐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任尚代班雄屯三輔臨行虞翊說尚曰今討逐寇賊

三州屯兵二十萬棄農桑疲征役而未有功兵法弱

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勢也今虜皆騎馬日行數百

里來如風雨去如離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今莫如  
市馬尚卽上言用其計以輕騎鈔擊斬首四百級獲  
牛馬甚衆

晉制太僕統典牧乘黃廐驊騮廐龍馬廐等令太僕自  
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爲門下之職  
後魏明元帝時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  
又制六部人滿百口者調戎馬一匹

太武幸柤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  
孝文敕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  
以東距河凡十里帝自代徙雜畜直其地使福掌之畜

無耗失以爲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  
草豐美用爲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  
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  
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  
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爲寇盜所掠  
無子遺矣

爾朱榮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

北齊太僕寺統驊騮

掌御馬及諸鞍乘

左右龍左右牝

掌駝驂

駟署又有奉乘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  
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

隋太僕寺有獸醫博士員

一百二十人

統驛騶乘黃龍廐等

署各置令其後減驛騶署入殿內尚乘局改龍廐曰典廐署有左右馭阜二廐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祖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

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習馬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駉五曰駛騏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四曰北普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



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峽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元池天池之監

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虜地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善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讐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廕能家畜十馬以不免站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旣領閑廐馬稍

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元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車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旣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五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牛馬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

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僚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

草腴田廩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及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廩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岐人叩關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木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一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林氏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又折衝果毅覈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唐兵志自

高宗武后府兵之法更號曰彍騎詔諸州府馬闕乏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餘見兵志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

殘騎僅得壯牝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

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

肇貞觀訖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餘匹於時

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之有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復與麟德馬數相等爾此唐牧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 唐開元禮

#### 仲春祀馬祖儀

將祀有司筮日如別儀

以下先牧馬社馬步皆筮日

前祀三日應享

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宮設祀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陳饌幔於內壝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高五尺太官令具特牲之饌未明二

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座於壇上席以莞南向奉禮設獻官位於壇東南西向執事位又於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當柴壇北南向設祀官等門外位於東壝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洗於壇東南北向執罇篚者如常幣篚於罇所未明一刻太祝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醞令入實罇壘及幣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祀與執罇壘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

再拜贊者承傳太祀以下俱再拜太祀與執罇者升東階至罇所執罇洗篚冪者各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詣饌所太祝跪取幣於篚與立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神座前北面立太祝奉幣東向授獻官獻官受幣進北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太官令引饌入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罇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

酌酒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謹遣具官臣姓名昭告於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於牧祗薦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馬祖天駟之神尚饗訖與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於坵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

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

又帥贊者退立於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

幣祝版爵酒又以俎載牲體黍飯興降自南行當柴壇

東南行自南陞登柴壇以幣酒祝版饌置柴上訖奉禮

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者以炬投壇上火半

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奉禮贊

者還本位贊引引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

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仲夏享先牧儀

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同

前享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

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為瘞埴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

容物衛尉設享官次於東壇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

具特牲之饌其日未明一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埴

西南同馬祖儀設瘞埴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享官以

下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於先

牧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頒馬爰以制幣云云

尚饗訖與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徹以下至燔版如馬祖

儀其埴寘土東西各二人祭馬社祝文曰惟神肇教人乘用賴於今式因肆僕爰以

制幣云云尚饗馬步祝文曰惟神為國所重在於閑牧神其屏茲隱慝使無有害載因獻校爰以制幣云云尚饗

後梁開平四年頒奪馬令冒禁者罪之

先是梁師攻戰得敵人之馬必

納官故出令命獲者有之

後唐同光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

匹外匿者有罪

時將伐蜀

長興四年敕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

先是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

故有是敕

清泰三年敕諸道州府縣鎮賓佐至錄事參軍都押衙教練使已上各留馬一匹乘騎及鄉村士庶有馬者無問形勢馬不以牝牡盡皆抄借但勝衣甲並仰印記差人管押送納其小弱病患者印退字本道以管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刺史除自己馬外不得因便影占管軍都將除出軍及隨駕外見逐處屯駐者都指揮使舊有馬許留五匹小指揮使兩匹都頭一匹其餘凡五匹取兩匹十匹取五匹更多有者並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軍將校內諸司使已下隨駕職員舊有馬者任令

隨意進納不得影占人私馬各下諸道准此

按清泰之距長興纔數年耳長興時樞密使范延光奏陳方患官馬太多芻秣耗用曾幾何年而括馬之令復如此豈長興之馬已俱不復存邪

晉天福九年發使於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

以備禦契丹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九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六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十二

馬政

宋初有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國馬無復孳息

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爲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廐之馬始備矣

先是兩河入虜界盜馬邊吏籍數以聞官給其直上方鎮撫不容私掠乃詔禁之悉還所盜馬戎人悅服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匹以備征討是歲平太原觀兵於幽州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內阜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之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兵騎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旅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寢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繫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

然矣又有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爲常故多生息而無耗失古者田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凡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爲患由馬之多也此並取於田賦不聞市馬於戎也洎秦壞井田漢興阡

陌兵車不取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爲患由馬之少也故鼂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犉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齶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

竊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三十千往來資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之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夏納馬則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復牝以生牝駒以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犉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頓之南十年其之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上覽奏嘉

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  
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內侍趙守倫之請  
於諸州牧龍坊畜牧馬萬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費芻  
秣所生駒子可資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真宗咸平元年別置佑馬司掌戎人驅馬至京師辨其  
良駑平直以市分給諸監牧養  
三年置制置羣牧使以內臣勾當制置羣牧司京朝官  
為判官  
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賜名鑄印以給之中  
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為羣牧制置使又置羣牧使

副都監增判官為二員凡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  
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其二院所管坊監仍舊諸州有  
牧監知通判兼領之諸監各置勾當官二人又有左右  
廂提點並以三班為之其修創規制纖悉備具其後又  
詔左右騏驥院諸坊監監官自今並以三年為滿如習  
知馬事欲留者羣牧司保薦以聞當徙洺他監  
議者言罷兵之後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縑繒雖市得  
尤衆而損失亦多堯叟謂羣牧之設國家巨防今愚  
淺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  
作監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自是率以樞臣專領以

重其事

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  
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  
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  
物物準其直舊運銅錢給之太平興國八年有司言  
戎人得錢悉銷鑄為器乃定此制其後  
諸州市畜馬給直漸高務增數以為課績景德中戎事已怠因詔條約之招馬之處秦渭  
階文之吐蕃回紇麟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  
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洎涇儀延鄜火山保安軍  
唐龍鎮制勝關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勅書委沿  
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給券詣京師至則估馬司

定其直自二千五百至千凡二十三等舊選三歲至

十七歲者景德二年詔止市四歲至十三歲者餘聽

私市其蕃部又有直進者自七十五千至十七千凡

三等有獻尚乘者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

凡畜馬處有兩院曰左右騏驥四監曰天駟左右第

一第二二坊曰左右天廐皆在京師在外有十四監

大名大廣平洛淇水衛並分第一第二洛陽河南原武

鄭沙苑同安陽相鎮寧澶安國邢淳澤中單鎮許又

有牧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城諸坊監病馬

其孳生之所即大名洛衛相州凡七監多擇善馬為

種牝牡為羣歲遣判官一人巡行點印二歲已上者  
歲約八千餘匹凡京城諸州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  
十八人坊監及諸軍馬二十餘萬每歲京城草六十  
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藥油糖九  
萬五千餘斤石枚諸州諸軍不預焉左右騏驥院六  
坊上留馬二千餘皆季春出就放牧至秋冬而入其  
尚乘之馬唯備用者在焉諸班不自出馬寄兩院其牧地始自  
畿田及於近郡皆遣使分行水草善地而標占之諸  
坊監總四萬九千四百餘頃諸班諸軍又三萬九百  
九十頃皆有涼棚井泉所屬縣令檢校之外坊監亦  
有四時逐水草以肆游牝者

凡御馬有三等其次給用又有十六等曰簡中馬曰

不得支使馬曰添價馬曰國信馬曰臣僚馬景德四年詔羣

臣常賜廐馬者命中使簡定六十匹賜之賜畢復增  
常足其額又內職受命出使者多求賜馬大中祥符  
三年以其例或不均詔樞密院定羣臣出使賜馬條例曰諸軍班馬曰御龍直

馬捧曰龍衛馬曰拱聖馬曰驍騎馬曰雲武馬天武

龍猛馬曰雜配軍馬曰雜使馬曰馬鋪馬國初諸州廐置闕馬

取民馬補之開寶五年詔罷自恩賜外皇族及內臣伎術官要司

職掌皆給借之凡馬以府州為最蓋生於子河汭有  
善種次環慶次秦渭雖骨格稍大而蹄薄多病文雅

諸州爲下止給本處兵契丹馬骨格頗多河北孳生  
謂之本羣馬蓋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焉又泉福州

興化軍亦有洲嶼馬皆低弱不勝具裝第以給本道

廂軍及江浙驛置之用福州四牧曰水峭龍胡瀝崎  
海澶泉州二牧曰浯州列嶼

興化軍二牧曰東越侯嶼舊十一牧大中祥符二年

廢涓州嶼嶼南匿三牧每牧置羣頭牧戶以主之每  
歲孳育本縣籍其數  
以使臣一人提點

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

十分爲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俸餘等第決杖

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匹兵校而下

賞絹一疋

是歲於京師置賣馬務掌受退馬而出市之

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多廣費芻

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於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廐

耳是秋乃詔十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

仁宗景祐二年詔民間無以馬數升戶等

康定初陝西用兵馬騎不足詔京畿京西淮南陝西路

括市戰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

二十千凡五等敢輒隱者重寘之法

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

以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

府州大山保德崞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  
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况河北河東  
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  
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果  
行

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  
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概舉至於唐世  
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洮河  
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  
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

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  
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  
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爲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  
天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  
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  
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  
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  
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  
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  
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

來寢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天子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如修奏  
神宗卽位留意馬政於是樞密副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  
又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合符爲之

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南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施行者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隸於羣牧制置  
二年詔括河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

五年廢太原監

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監爲一

八年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河苑一監而兩監牧司亦罷



河苑監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復屬之羣牧司云  
時諸監牧田大抵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  
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爲  
務始議監時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牧地  
與民而斂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孳息非便詔元  
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  
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  
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  
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歲爲緡錢五十三萬九千  
有奇計所出馬爲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

監見馬三萬若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其  
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給市易本錢  
之外寄籍常平出子錢以爲市馬之直監兵五千以  
爲廣固指揮修治京城焉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  
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  
諸監旣廢游田司請廣行淤漑增課以募耕者而河  
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者五千七百餘頃  
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獲之賞是利入增多元豐三  
年收廢監租錢遂至百十六萬自羣牧使而下賜資  
有差

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歷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賚自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議者常患國馬未備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乃召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以八歲以下爲斷齒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於是諸道各以其數來上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

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帝慮商賈乘民期會高馬直以專利命出羣牧司驍騎以上千匹與養馬戶交市以平其價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對今坊監以五百緡乃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決當不至重費蕃部以畜牧爲生且其地宜馬誠爲便利旣而得駒庫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

司復言已誘勸諸蕃部令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緡酈延秦鳳涇原路准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已而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者償直七年六月遂詔河東酈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止兵河東就給本路酈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爲保馬而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四月乃罷然其後行給地牧馬則猶本於戶馬之意云

五年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詔司農寺立養馬法於是會布等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者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者社人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

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先是中書樞密院保甲養馬事文彥博吳充言三代  
有邱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  
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  
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  
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蕃成  
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  
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  
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  
合萬匹爲額俟止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

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  
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  
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  
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  
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  
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  
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  
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  
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  
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

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  
戰禦盜公私兩利上竟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  
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者由帝獨斷之審也

八年置熙河路買馬坊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又以  
麟府所市馬羸直多罷之岢嵐火山軍所產馬亦以敵  
境言邊人多盜馬越界趨利尋皆罷之自是國馬專仰  
市於熙河秦鳳矣

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  
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稿雖不給錢布而願爲  
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稿一百五十束詔

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

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拯言請令本路保甲  
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  
五千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  
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拯月上所買  
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

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  
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  
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  
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

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  
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於  
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  
公雅翔又請以常平息錢賞馬之充肥及孳生者且  
請願以私馬印爲保馬者聽養至三匹蠲除之外每  
匹各次下一人許贖杖罪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  
匹初限十五年者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  
又貧乏甚苦之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匹請令諸縣  
弓手各養馬聽贖非捕盜之罪

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  
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  
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史志言戶馬之將  
行也王介甫以爲京畿百姓投牒願應募者已千  
五百戶保馬之將行也霍翔以爲禹城一縣願應  
募者爲馬已四百四十八蓋法行之初民皆樂從  
初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  
必有是事實然所謂投牒應募之數未必全虛蓋  
民本非樂爲官養馬也當時科賦征役必是繁重  
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服詳慮却  
顧而靡然從之正柳子厚所謂吾蛇尚存則弛然

而臥時而獻之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是也及其久也馬之斃者賠償不訾且奉行之吏務爲苛峻於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爲民病矣

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易馬固爲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其後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認議專以茶市馬以金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市馬兼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旣分始專用銀絹錢錢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事事實相須乃詔專以雅州之名山茶爲易馬之用自是蕃馬之至者稍衆久之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新法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給元價翔公雅皆得罪保馬遂罷

元祐初朝廷方議興廢監復祖宗之舊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左司諫王岩叟上疏極言其事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陽等監皆復

岩叟疏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馬者牧監也昔廢  
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  
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  
東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  
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  
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  
和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  
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  
得哉又廢監以來牧地之在民者處處爲害愚民利  
於一時請地之易不虞後日輸送之難投牒之初爭

立高課有司復重估其價計租爲錢力皆不勝歲益  
增欠轉運司迫於羣牧督責之嚴雖水旱不在蠲放  
禁錮鞭撻無日無之設欲還官豈復聽許今若因復  
置監牧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  
紹聖三年始行給地牧馬之政

先是知任城縣韓筠等建議於邢州請以牧田募民  
受田一項者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所養之  
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備償已佃人願養馬  
者除其租於是知州張赴上其說且以爲陝西沿邊  
弓箭授田不過一項旣養一馬又役一丁備邊之日



歲居其半今但牧一馬而無身丁之役若試之一監  
或一縣當有利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乃言赴等所  
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之家無  
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爲  
條畫下太僕寺應有監牧州縣悉施行之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近者募人給牧田養馬若牧  
田鄰於居民地復膏腴宜有願者相去稍遠難就耕  
牧則必非所願且一頃之地所直不多馬或亡失乃  
償錢四五十千恐人之非願言竟不行  
徽宗崇寧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之數凡一千八百匹

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匹以下至  
河東僅九匹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  
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力行也

大觀元年尙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  
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馬者九千餘頃芻粟官曹之  
費歲爲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  
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無以任騎乘以  
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六千而不適於用又  
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瘠磽  
者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見直計之頃爲錢五

百餘緡若以一頃募養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  
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  
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  
施行時熙河蘭湟路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  
收三駒以其二歸官而一充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  
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匹於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  
宣和二年手詔曰給地牧馬議者本以蕃息國馬爲言  
今損失動以千計而自法行至今皆無出駒之數歲糜  
賞資蠲除租稅科調而賦斂日以不均爲害非一其罷  
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馬

及置監處並如舊制於是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  
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旣罷三年而復  
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牧田如官  
司輒復請占者以違御筆論雖奉御筆者皆許執奏六  
年又詔立賞格應養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  
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之者更減  
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  
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旣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  
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用兵而馬政益急矣

蔡條國史補政和二年詔於京東西河北以舊牧地

募人牧馬以次推行於諸路其制以在官逃田若天  
荒凡二頃至三四頃度高下肥磽而授之蠲其一頃  
之賦而牧一馬牝則三年而出士駒牧五年者詣官  
再易馬盡括澤潞京西山東河北等田卽陝右軍蕃  
羗馬一分給之魯公旣罷於是詔以所牧馬盡給賜  
童貫及補陝右諸軍之闕馬者凡九萬餘匹旣不加  
恤道斃者十八九遂盡收田以賜諸苑囿及道宮若  
復苑八作書藝局良嶽擷芳園上清寶籙宮龍德太  
一宮祐神觀各一千或八百頃他以差給賜其後北  
事興郭藥師在燕山乃盡發河北諸軍及係官馬聽  
其所擇而國馬盡矣宣和末金人且寒盟始悟闕馬  
乃復給地牧馬旣無馬以給民又不得元田州縣強  
民出馬以牧取文具而已屬金人犯闕詔盡括內外  
馬及取於在京騎軍不及二萬且授內臣梁方平扼  
大河於濬州至則大敗馬復殲焉

政和五禮新儀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  
仲冬祭馬步並擇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各廣九步  
高三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中興後以紹興三十一  
年於行在昭慶寺設位行祭

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

置於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  
四年又置監於臨安之餘杭南蕩

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  
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其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於吳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產馬  
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

十九年夏詔馬五百匹爲一監牡一而牝四之監分四  
羣歲生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先是川路所  
買馬歲付鎮江軍中養牧至是上以未見孳生之數遂  
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於郢鄂之間牝牝千餘十有餘

年纔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川秦  
廣三邊焉

川秦馬 秦馬舊二萬匹乾道間川秦買馬之額歲爲  
萬有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  
利三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紬絹十萬四千疋成都利州  
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  
此其後文州復隸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額共爲四千  
八百九十六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合兩司爲萬有一千  
十有六匹此慶元初之額也嘉泰末川司五場又增爲  
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場增爲七千七百九十八

匹合兩司爲萬有二千九百九十四然累歲所市多不及額蓋祖宗時所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邊強壯濶大可備戰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於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今黎叙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匹其間良馴不過三五匹中等十許匹餘皆不等不可服乘守貳貪於賞格以多爲貴起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鬻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爲押綱卒校竊其芻粟道斃相望焉成都府馬務每年排發江上諸軍馬五十八綱一月

券食錢米二百貫五十八綱一年總計一萬一千六百貫押馬官五十三員每員六百貫共計三萬一千八百貫興元府馬務每年排養三衙馬一百十二綱所費稱此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靳吝錢帛蕃蠻馬至多不卽償故也或爲守倅兵官有市馬賞茶司屬官亦有而都大主管官獨無之故至此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人所欲無厭愈肆邀索癸巳變故之後邛部川蠻邀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至今夷人常以博馬茶錦不堪籍曰淳熙中龔總爲黎守又與邛部蠻

設席於倅廳之副堦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  
詆訶官吏牽馬出場宥昌馬舊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  
數慶元中金人既爲蒙國所侵冀之北土遂失由是馬  
至秦司者差罕矣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  
興二十四年始撥秦馬付三衙命小校往取之三司取  
馬一歲再往反用精甲四百四十人州縣頗憚其費二  
十七年秋又詔州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諸軍鎮江建  
康荆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  
百馬步司各千而以川馬良者二百進御凡以川秦  
綱馬皆遵陸乾道初吳璘爲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又

均房一帶多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載馬而  
東上命夔路造舟明年夔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任續上  
言造舟已畢工役遂事山程灘險利害相當在所不論  
惟欲撥陸路之芻秣以免沿流之煩費輟四路之軍兵  
以免篙梢之追擾四路廂禁軍數目不少若各輟五千  
人於沿流十郡充水軍其衣糧令元來處科撥馬綱行  
則迎送舟舡馬綱住則訓習水戰莫此爲便上大喜令  
制置司撥廂禁軍三千五百人如其請王十朋虞允文  
力論其擾人其後言者又謂馬綱所至騷擾江村而商  
販米斛之舟尤被其毒況水路馬數較之陸行存亡相

若而於糴場大有妨碍乃詔川路馬舡日下廢罷蓋自  
璘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  
而後得免焉 淳熙八年新興國軍朱晞顏朝辭奏四  
川茶馬司歲於宕昌黎文階叙南州珍州等處買馬一  
萬子千餘匹並四尺二寸以上十歲以下方許起綱不  
合格者雖骨相驍駿馳驟超逸者亦不收買又不許民  
間私買臣愚以爲棄之於化外不若養之民間緩急收  
之實朝廷之外廩況沿邊之地去西北不遠風土水草  
相類養之易以蕃息而有願中賣於官者依所直之數  
與之孰不樂歸於官者是則民間之馬皆吾廩中物乞

於茶馬司所買馬外不堪排發起綱之馬令官用退印  
不拘軍民並聽從便收買則不惟得夷人懽心且俾沿  
邊牧馬日以蕃息可爲緩急之備是一舉而數利也從  
之 信陽軍守臣言秦司排撥綱馬兵士已至而馬數  
未足官司每以多支日券爲憂馬數已登而兵士未至  
官司復以多費草料爲念幸而人馬俱集則督促發遣  
一不暇顧且馬產於深蕃涉遠而至力猶未充不問羸  
病遽責之以經涉險阻沿路倒斃皆此之由乞下秦司  
今後綱馬有羸瘠病患者且須醫療飼養十分克壯然  
後撥發從之

廣馬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畧司三年春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七年胡舜陟爲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匹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端絁四千疋廉州鹽三百萬斤而得馬千五百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爲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其尤駟駿者在其出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耳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

也去自杞國可三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二程橫山寨至靜江府又二十餘程羅殿國又遠如自杞十程宜州溪峒巡檢常恭赴闕持南丹州莫延甚表來乞就宜州市馬比之橫山可省三十程產馬地至南丹十程南丹至靜江府十三程張說在樞筦欲從其說或謂邕遠宜近人孰不知前迂其塗豈無意况莫氏方橫乃欲爲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啓邊釁乃止 廣州例以五十匹爲一綱每年綱許推賞然吏爲姦博馬銀多雜以銅每銀一兩爲握臂釧撲鹽百斤爲一畚脫減至六十所贏皆官吏共盜之蠻覺知



不肯以良馬來所市率多老病駑下且不能登數帥范成大善爲約束增足鹽畚逮其去官之歲市馬乃六十綱前此未有也嶺南自產小駟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選其良者赴三衙而其他則付建康鎮江府池鄂太平州軍中皆有常數舊廣西十州民運鹽至橫山寨民甚苦之紹興十九年陳疇爲經畧使以官錢募小校運送家屬遇闕失則部良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爲例

淮馬隆興初張浚爲江淮都督卽淮上市之浚言川廣市戰馬每匹不下三四百千又道遠多斃今淮馬每匹通不滿二百千且軍中卽日可得上從之逮督府廢乃止然淮南馬矮小實不可用其可用者乃取之淮北耳乾道以後又詔於淮郡市馬於是多有越淮盜馬來市者時曾昭守濠州至以其馬起綱至行在北人以爲言淮西帥臣趙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還之孝宗以爲失體乃諭善俊執死罪囚付昭令斬之曰此盜馬者也於是一綱已至御馬院命濠州以死損報而次綱未至者皆遣還之昭坐追官放罷自是不復買淮馬矣

淳熙十五年侍衛步軍都虞候梁師雄言三衙每年取

押綱馬全藉馬驛辦其草料以時養餉竊聞沿路驛舍  
例皆損弊及將合支草料離驛安頓每遇綱馬到程旋  
令官兵般擔以此失時多致羸瘦蓋因提點驛程官吏  
失於檢察乞行下所隸州縣相視驛舍量加修葺及時  
合用草料常切應辦各就馬驛附近椿頓綱馬到日隨  
卽支給更乞令沿路都統司分定驛程各差素有心力  
將官一員從各司量給盤費責令與諸州軍所委官同  
共提點自宕昌至興州十五驛屬興州都統司自大桃  
至漢陰十五驛屬興元府都統司自衡口至于平十三  
驛屬金州都統司自梅溪至石壩十四驛屬鄂州都統  
司自邊城至梅溪十一驛屬江州都統司自紫岩至廣  
德軍十二驛屬池州都統司自段村至臨安府餘杭門  
六驛屬殿前步軍司各令所差將官往來用心巡視務  
要館舍草料應辦齊整違從提點將官申所差將官歲  
一更替如見實有勞效卽支犒賞從之

嘉定六年臣僚言將佐之馬往往取之馬軍則馬軍雖  
合請三百止得一百食錢而主軍者密收其三分之一  
又統制官占馬至四十五匹名料馬豈特占請馬料每  
二匹必有一卒以頂其名而盜取其錢以入己者今措  
置立爲定額詔統制官止許差破戰馬六匹統領官差

破四匹馬步軍正副準備將各止差破兩匹其減下馬  
拘收從公撥付入隊官兵如法養餵約束自後不得輒  
於官兵名下差撥換易從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  
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  
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廩圍薪芻  
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  
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水草亦爲逐處之  
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  
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

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

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  
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  
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旣無所施  
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  
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  
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  
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  
中州尙以爲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  
未爲失計也

未為大情也

中世尚武為德士無禮於器限今觀縣民走卒亦  
 突以古之也下藝何不習造且即宗階各別五編  
 平以調土立國師制器禮器只吹也今蓋煥發之  
 負詩民宗出於蕃苑戲論以愛另為念李京田父  
 盡其國也帝曰嬉吹噓言明德士而舉吾民其  
 壯軍五八三萬五千總賦十式萬壯軍則無禮賦  
 也五壯軍則國家養訓太多情一總士之費何難  
 收量而不損費也則此一長吾養士懸絲之不至  
 文獻通考卷第百六十一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一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兵考十三

軍器

周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樂聲以和軍旅

以正田役以鼗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鼗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鼗鼗夜

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鼗夜半軍動則鼓

其眾動旦行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  
 為旂通帛為旟雜帛為物熊皮為旗鳥隼為旗龜蛇為

旒全羽為旒析羽為旌

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

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為大赤後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旒旌之上所謂及國之大閱贊司注旌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馬頌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

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旂車載旌

冬仲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地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

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

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鄉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

蛇象其扞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乘木路建太常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焉玉路金路不出

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樹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

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緒末長終幅廣三寸書

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亦當以相識也杜子春云畫當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

異於在國軍事之飾疏云上云旌旗之大者此言旌旗之細者官府在朝是內州里家在外故云異外內也

某某之事如天官太宰之下某甲之事某某名如某鄉之下某甲之名某某號如某家之下某甲之號也在朝

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今大閱禮象而為之此在軍之旌綴其身大小象銘旌及在朝者為之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五盾干櫓之屬

其名未盡聞也等謂功治上下鄭司農云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疏曰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秦詩蒙

伐有苑注云伐中干左氏傳建大車之輪以為櫓而當一隊則有朱干中干及櫓聞其三者二者未聞善為上

等治謂麤惡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輪

者為下等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

有司還兵也用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兵鄭司

農所云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祭祀授旅賁及故士

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頒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與

尋有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

虎士戈盾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及舍設藩盾行則斂

之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扶蘇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

與其出入法曲直長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箛弓弩成

箛成於堅箛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及其頽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

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

射者使者勞者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往體

庾往來體若一日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躡甲而

射之質正也樹楛以為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豻

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

用王弧射參侯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

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其

若晉文侯文公受弓矢之賜者楛張林反庾或作庚其

矢箛皆從其弓從弓數也每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

車戰野戰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

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疏曰服弦若弓用則服弦不

用則弛弦惟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常

服弦也若然常服弦用弱者以其強弓久不弛則就弦  
弱則隨體不就弦也又王弧往體少使之常服弦則使  
矢不疾故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  
不用也

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矦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

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矦矢恒矢

取各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

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微重後微輕

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鏃矢象焉鏃之言候也二者皆

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

也結繳謂矢之矦矦高也第矢象焉第之言制也二者

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前微重後微輕行不低也詩

云弋鳧與雁恒矢安居之矢也庫矢象焉二者皆可以

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

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

二在後矦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輅

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庫矢讀為人罷短之屬元謂庫

讀如痺病之痺庫之言倫比疏曰枉矢之屬以變星

取名飛行有光也絜矢同五分者以物稱箭鏃在前重

而後輕故二在前三在後其發遠利火射亦曰兵矢用

矢同殺矢之屬中而必斃鏃矢同三分一在前二在後

前尤重而發遲利射近矦矢之屬以弋高七分三分在

前而四分在後前雖重後微輕故發必高利弋射恒矢

之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

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體往來之

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弊猶惡

也句者惡其直者善矣疏曰此皆據角弓及張不被

弦而合之從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殺以兩故言衰也

多合者往體寡來體多據王弧合少而圓者往體多來

體寡據夾庾唐大在此二者中間故不言句之至極凡

無過合三合三之外雖別言句者還指合三者言耳凡

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物弓弩矢

田弋克籠箛矢共矦矢籠竹箛也矦矢不在箛者凡亡

乾隆十二年校刊

矢者勅用則更更償也用而棄之則不責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箛矰弋挾拾鄭司農云挾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

以引弦也詩云挾拾既次元謂挾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釋棘則天子

用象骨與鞞扞著在臂裏以韋為之疏曰弓矢選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用大射禮大射正授弓小臣授矢

天子禮繕人授受之掌詔王射告王當射之節贊王弓矢之事授之凡乘

車克其籠箛載其弓弩充籠箛既射則斂之斂藏無會

計士敗多少不計以王所用也

橐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齎工者給市財用弓六

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

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弩及矢箛長短之制未

聞矢八物皆三等箛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矢箛春書

其等以饗工鄭司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

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勞力報反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

賞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為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音

考出注下上時掌反注同也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功凡齎財與

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皆在橐人者所資工

之財及弓弩矢箛出入其簿書橐人藏之闕猶除也弓弩矢箛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

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

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



四等車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會矛常有四尺崇

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此兵車之制注見車戰門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

工似補脫誤在此也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鋌讀如麥

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橐中者也垸量名讀為

丸鋌徒頂反垸音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齊才細反橐古老反也胡其子句古侯反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

折前短內則不疾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為胡微直

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胡之曲直鋒木必橫而取圓

於磬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

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

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邪自嗟反啄丁角反橫劉華孟

反又如字是故倨句外博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

折之設反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

四病而使用也俗謂之曼胡重三鈺鄭司農云鈺量名

似此便婢面反曼莫干反也讀為刷元謂許

叔重說又解字云鈺緩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鈺

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緩鈺似同矣則三鈺為一

斤四兩刷色劣反又音劣或音環戟廣寸有半寸內三

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鈺戟今三鋒戟

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鈺者胡直中短言正方也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三

經論戈之所用主於胡故言胡之四疾之事已句太直也  
已倨太曲也皆論胡之勢已皆為太胡之下曰內戈  
蹲處太長則胡以上之援與胡句相病如磬之折則不  
可以刺也前即上也胡之上亦曰前故謂之折前言其  
前磬折不可用也內若太短則胡以上之援必過長過  
長則胡縮而援出多下重上輕則胡以上之援不便倨言胡  
之上句言胡之下倨與句皆無外廣上下近本處皆增  
之使寬廣自然合於磬折而無上四疾矣戟鐵身廣一  
寸半內長四寸半胡四寸則六寸援五之則七寸半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臘力闔反兩從  
半之鄭司農云謂兩脊兩面殺趨鏐疏云劍面通廣  
邊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  
在夾中者中其莖設其後鄭司農云謂穿之也元謂從  
莖長五寸中其莖設其後鄭司農云謂穿之也元謂從  
把易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首圍其徑一  
制

二尺莖疏云莖劍夾中人所把處其圍五寸長一尺以二  
尺莖之中分之下一半稍大也後者下一半也首劍把  
接刃處其圍得一寸三分寸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鈔謂  
之二首不圓故曰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鈔謂  
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鈔謂之中制中  
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鈔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  
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  
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  
今七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士之  
士能用五兵者也疏身者去劍柄而言之也莖長一  
尺上制之劍長五尺中制長四尺下制長三尺上中下  
士以人材之短長言之非命士也隨人之短長服欲人  
與器相得也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

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  
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屬之樹反及注同合如字舊音

閣注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革堅者又

支凡為甲必先為容服者之形容也鄭司農云容謂象武然後制革裁制

廣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下旅謂要以下

要於遙反以其長為之圍圍謂札要廣厚凡甲鍛不摯則不堅

已敝則橈鄭司農云鍛鍛革也摯謂質也鍛革大熟則

反摯音至大音太劉菟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窻

也鄭司農云窻小孔貌窻讀為宛彼北林之宛鑽作官

眡其裏欲其易也無敗歲也易以鼓反下眡其朕欲其

直也鄭司農云朕謂囊之欲其約也鄭司農云謂卷置

囊甲而見見子南囊音羔劉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豐衣

之欲其無斷也鄭司農云斷謂如齒斷眡其鑽空而窻

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

也囊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

也周密緻也明有光耀鄭司農云更善也變隨人身便

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為一札七節六節

五節其數也革堅者札長即下文五屬之合甲壽三百

年者也老學曰革脆則札短而節多七屬是也革堅

則札長而節少五屬是也壽之長短亦如之疏凡造

衣甲須稱形大小長短而為之故為人形容以制革也

先量上下之長以長中圍之一匝如此則長短廣狹相

稱摯謂熟之至極革惡則孔大革善則孔小人之齒斷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三

易緊則是制作密緻而周也舉舉起也豐大也卷時小舉起時大札葉相續處皆分明可觀也衣之無齟齬不利也變便也

矢人為矢鏃矢參分弗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參訂而

有鐵重也司弓矢職弗當為殺鄭司農云兵矢田矢五

分二在前三在後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殺

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鐵又差短小也司參分其長而

殺其一矢稟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疏曰三

得其半所以如此者以鏃在箭首差重也此欲鏃頭輕

重得宜或太重太輕則於射時有節病也以此推之則

鏃箭之重正得箭之重三分之一也鏃矢弗矢皆然兵

矢田矢以五分均之其鏃鐵比鏃矢殺矢又少輕殺矢

比鏃鐵又差短小箭之入鏃處五分其長而羽其一者

必減削少許所謂殺其一也

六以其箭厚為之羽深箭讀為稟謂矢幹古文水之以

辨其陰陽辨猶正也陰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

設其羽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稟兩旁弩矢比在參分

其羽以設其刃刃二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鄭司

謂風不能驚憚箭也疏曰五分其長羽其一以下論

箭幹也箭長三尺設羽處六寸箭為矢幹其厚能幾况

羽又設之四旁若謂其深必如其厚則無可容之處亦

言大畧而已竹有上下上陽下陰以水試之浮者為上

沈者為下比者箭之兩旁陽左陰右比在其左右比比

也在稟之一線稍高羽有四夾其比而置之四角也比

旁上下者以用時有橫豎之別也弓用時豎則比見其

兩旁弩用時橫則比見刃長寸圍寸鏃十之重三垓長

其上下此就茲言之也

寸脫二字鏃一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

尺鏃直頂反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三

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迴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豐

大也趨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今人以指夾矢儻衛

也是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橈擗其幹橈乃孝反凡相稱尺證反擗女角反

筈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卓相猶擇也生謂

無瑕蠹也搏謂圍也鄭司農云欲卓欲其色如卓也

疏注刃長脫二字知脫二字者據上三分其羽以設其

刃若刃一寸則羽三寸矢一尺五寸便太短明知脫二

字也老學曰刃長寸之脫二字即上文設其刃注云

而殺其一故為一尺也自俛至趨既言羽與幹之病

故欲以兩手指夾其羽而搖之以知羽之病狀以手擗

其幹以知幹之病狀相筈生則不用枯竹搏則欲其圓

圓同則擇其重者用之重同則擇其節之疎者其此

用之疎同則擇其堅栗者用之此擇筈之法也其此

廬人為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笈長尋有四尺車戟常

魯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秘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

魯近夷長也廬力吳反下同秘音秘笈凡兵無過三其

音殊魯在由反或子由反沈懸有反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

也而無已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

不徒止耳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

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言罷贏宜短兵壯健宜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娟

是故句兵棹刺兵搏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故書彈或

作但娟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為

彈丸之彈彈謂棹也絹讀為娟娟亦棹也謂若井中蟲娟之娟齊人

為鼓鞞之鞞元謂娟亦棹也謂若井中蟲娟之娟齊人

為柯斧柄為棹則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棹隋圍也搏圍也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三

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改句言較容及無刃

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鄭司農云校讀為絞而旋

之絞重欲傳人謂矛柄之大者在人手中者侵之能敵

也元謂校疾也傳近也密審也正也人手持細以較則

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為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

前在凡為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

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為魯矛

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

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被把中也圍之圍之

也大小未聞凡矜八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蝟也矣諸

夷矛如魯矛置猶樹也 牆以眡其機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

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牆六

牆翌柱如主反下同翌所立反本又作翌又作翌同六

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六建五兵與人反覆猶

周疏曰此經所云柄之長短皆通刃為尺數八尺曰

尋受長尋有四尺一丈二尺也倍尋曰常車戰常一丈

六尺也魯矛常有四尺倍尋為一丈六尺加四尺為二

丈也夷矛三尋三八二丈四尺也夷為長開口引聲魯

為短合口促聲害人自累也句兵戈戟之屬太長則執

之而戰掉也刺兵矛之屬欲無蝟蝟者燒弱而易折也

搏訓圍掉訓陪圍謂側方而去楞也數以及長丈二而

無刃可以擊打人同強者本未俱堅也舉者手執處其

圍欲細細即小而滑用之快疾也刺兵手執處欲稍重

重則大於上下矣必上下稍輕用之附人附人則可侵

刺也及長丈二尺五分取一得二尺四寸為把處而圍

之也及於手把處其柄之下有銅鑄是為晉三分被之

圍去一取二為銅鑄之圍以插地而立也首圍謂上頭

上頭宜稍細也刺圍刺刃之圍二前一後言其長也柄

之大小則不可知三分其下鑄之四寸而去其一則刺

圍有二十六分以也矜即柄凡矜皆八觚即柄也植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三

而搖之則知其蠅燒與否也柱之墻則知其強弱均與不均也平執而搖之知其勁與否也六建五兵與人建在車宜...  
上志一...  
上志二...  
上志三...  
上志四...  
上志五...  
上志六...  
上志七...  
上志八...  
上志九...  
上志十...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取幹以冬取角以秋漆

冬斬陽木月令仲冬伐木取竹箭注云堅成之極冬善於夏也角秋殺者厚故用秋夏時絲熟夏漆猶良六

材既聚巧者和之聚猶具也疏曰聚巧者弓人幹也

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

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六材之力相得而足疏曰幹善則射可遠角善則去速筋傳束之則深固非淺深之深和者欲得其宜固欲

其不壞受霜露則易壞故漆必欲盡其善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櫪次之

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鄭司農櫪讀如億爾

雅曰相櫪又曰檠桑山桑國語曰檠弧箕服疏曰櫪音益今人不識此木凡相幹欲赤黑

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奴疏曰赤黑

之色則不嫩向心不近皮也陽聲則清近凡析幹射遠根則老其聲必不清叩之而清必不老也

者用執射深者用直鄭司農云執謂形勢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故曰審曲

面勢元謂曲勢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疏曰析幹以下說弓力多少之事弓弱則宜射遠若

夾庾之類用勢者弓弱也弓直則宜居幹之道蓄栗不射深若王弧之類用直者弓直也

池則弓不發鄭司農云蓄栗謂以鋸剖析幹池讀爲移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元謂栗讀

爲裂疏云居幹謂居處解析弓幹之法蓄栗皆謂以鋸剖析弓幹之時不邪池失理則弓後不發傷也蓄鄭

司農謂如蓄畚之蓄蓄卽耕也取破之凡相角秋網者義栗鄭謂如榛栗之栗亦取破之義

厚春網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紾

讀為珍徒展反昔讀為錯謂  
牛角猶理交錯也稠色黠反  
疾疾險中牛有久病瘠牛

之角無澤少潤角欲青白而豐末豐大夫角之本蹙於

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者執之徵也蹙

也休讀為煦鄭司農云欲其形之自曲反以為弓元謂

色白則執剗萬老反本又作腦疏云凡相角以秋對

春以老對穉秋殺者角厚肉少春殺者角薄肉多穉牛

角直而潤澤老牛角理粗錯然不潤澤也角欲青白而

豐末者此說角之勢也角之本近於剗則得和煦之義

於剗是故柔柔故欲其形之自曲反是為執也然後以

為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

青也者堅之徵也考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威謂弓淵

烏回反疏曰此說角之堅也畏為曲隈之義角之中

央其用於弓也常在曲隈處隈處張時必橈動也若不

堅則易折故夫角之末遠於剗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

欲其色青

故欲其柔也豐末者柔之徵也未之大者剗氣及角長

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

牛戴牛角直一牛疏云末不豐則柔柔則不脆性生

氣所不及則其角末尖小而脆矣二尺五寸大牛之角

也其三色不失常理則此角之直凡相膠欲朱色而昔

昔也者深瑕而澤紵而搏廉搏園也廉鹿膠青白馬膠

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皆謂煮用其皮

餌凡昵之類不能方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昵或為翻翻

自餘非純赤則牛膠為善紵者有紵理也搏廉者膠之

性良段皆搏園也廉瑕二者俱是嚴利之狀諸膠惟鹿

用皮亦用角自餘皆用皮凡黏昵之物皆不凡相筋欲

能比此六膠言他膠皆不可用也此方也

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

乾隆十二年校刊



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

剽疾也鄭司農云簡讀為擱然登捍之擱元謂讀如簡札

之簡謂筋條也筋欲做之做

嚼之當熟

漆欲測

測猶清也

絲欲沉

如在水時色

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全無瑕病良善也云小簡者竹簡一片為

一札此筋條亦有簡別也此筋之獸剽疾為弓亦剽疾故云豈異於其獸筋之椎竹嚼齧欲得勞做故熟測從

水義取漆為良也絲之乾燥時還如在水凍之色為善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

夏治筋秋合三材

三材膠絲漆液讀為驛

寒奠體

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內之榮中

定往來體榮音景

冰析澇

大寒中下於榮中復納之澇子召反

冬析幹則易

理滑致易

以鼓春液角則合

合讀為洽

夏治筋則不煩

煩亂

秋合三材則

合堅密也

合寒奠體則張不流

流猶移也

冰析澇則審環

審猶定也春

被茲則一年之事

暮歲乃可用

析幹必倫

順其理也

析角無邪

亦正

之斲目必茶

茶讀為舒舒徐也目幹節目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

筋代之受病

脩猶久也

夫日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

夫筋之所由瞻恒由此作

摩猶隱也瞻讀為車瞻之瞻元謂瞻絕起也昌廉反疏

曰上言弓之材此言為弓之道冬時堅凝可取幹而分

析之破削以為用春氣融和則漬液其角夏氣熱則筋

易柔故以治之幹角筋須膠漆絲之三材也冬寒膠堅而牢故

作弓之時故以合膠漆絲之三大寒冰盛之時析澇而納於

納之榮中定往來體又以大寒冰盛之時析澇而納於

榮中澇漆也冰寒凝之時辨析其漆雖其乾稍遲而漆

愈堅則堅固也體勢既定則張而用之必不流動猶諺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三

百

車之幘帷筋故角三液而幹再液重醇治之使相稱厚其帑則

木堅薄其帑則需需謂不充滿帑讀為糯謂弓中裨是故厚其液而節

其帑厚猶多也節猶適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不皆約纏之繳不相次也皆約

則弓帑侔猶均也斲擊必中膠之必均擊之言致也中猶均也斲擊不中

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

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幹不均則角蹴折也疏曰帑為弓中裨

者造弓之法弓幹雖用整木仍於幹上裨之乃得調適

也其裨助者厚則其幹木愈堅其裨助者薄則幹木易

弱視之亦不肥滿也約之謂以絲膠橫纏之不次比為

之疏數必侔約之多少須稀疏必均也斲擊厚薄必調

均為之也膠亦均不得偏厚也自此以下說弓之隈裏

施膠之事云摩其角謂幹不均而有高下則摩其角大

脩甚久若斲擊不得中用膠不均節則角常代一弓之

材而先受病也膠在角內若有厚薄則角必為之摩動

角被摩動則必挫折其角凡居角長者以次需當弓之

蹴折常常因此而起也短者居簫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

短者居簫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

校恒讀為絙或作桓古鄧反桓竟也竟其角而短於淵

力放之又不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達謂長

疾校古卯反若達於簫頭繼弓鞞角過淵接則送矢太疾若見繼於

若達於簫頭繼弓鞞角過淵接則送矢太疾若見繼於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三

五

有變焉故校

鄭司農云校讀為敷謂弓槩也校讀為絞元謂校讀為散戶卯反校解謂接中也變

謂簫臂用力

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

亦疾也鄭司農云

剽讀為漂

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

重明達角之不利變譬為

引字之誤

疏曰今夫記人別起義端也校解中謂弓

畏與弓簫角接之處變者異也謂弓簫與臂用力之異

也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簫用力其用力各異則矢

去疾為絞挺為直直臂中謂弓把處有柎柎謂側骨在

弓把處兩傍與弓為力以骨堅強故剽疾也下文重明

達角之不利繼藏弓者別作一片竹向上札以助弓只

短在弓隈間不滿兩頭林云上言角短者只四句下

言角長則紬繹發明且重言之謂校解中之用力異挺

中之有附皆人用力處若角長過於簫則人用力而弓

為之引放之如終年在弓繼之上為所牽制而不可用

非弓之利也故終繼橋幹欲孰於火而無羸橋角欲孰

非弓之利凡再言之

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

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

羸過孰也燂炙爛也

橋居兆反燂音

潛鬻音章呂反

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

為良矣

苟愉也濕猶生也愉吐侯反疏曰橋幹以下明料理幹角筋膠四者得與不得所之事不言漆絲者用力少故不言也橋矯揉也筋以束縛之牽引必盡者謂其緊也又不可至於傷損損則無力也煮膠於水不可過多火不可過猛幹角筋膠用火盡善如此則弓在燥濕皆不可傷動也因角幹之濕者謂其用火未熟也未熟則角幹外雖乾而內猶濕即矯揉而用之以此為柔而易揉也善在外者謂皮乾也動在內者裏未熟也外雖乾而易損動者在內雖弓成亦凡為弓方若盡善而用之必易敗故曰弗可以為良也

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

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峻謂肅也敝讀為蔽謂

弓人所握持者畏鳥回反宛於阮反應讀如應對之應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三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末猶蕭也興猶動也發也弓柎為

柎而發必動於網網接下弓而羽網末應將發扈扈為

也接中動則緩簫簫應弦則角幹將發疏曰峻者弓

之簫頭也柎者手之中手把處也簫頭必方手把處必

高畏者弓之曲隈處也必須稍長傲與蔽同手把處有

物蔽之不可太厚故欲其薄宛者引而放之也峻方柎

其不便利者弓之柎處若下而不高則簫頭每引而起

興者起也弓隈未應而簫頭先應則用之不利也弓

之簫為柎不高而先發則於弓之接處必有傷動網者

弓之接中也弓之接中若有傷動則必有緩弱之病接

中既緩弱所以引之則簫頭常先應而發也未簫頭也

上言將興此言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無難

將發發亦興也易也維體防之引之中參體謂內之於檠中定其體防深淺

之尺又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

如環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材美

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

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有三讀為又參量其

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

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撥之每加

餘下工以不足

權平也侔猶等也角幹既平筋而又與

魁羊主反緩音環疏曰六材惟以幹為強幹外五材

當依幹而有以幹為本故指幹為強幹得所則以制五

材故強弱得所而張如流水也體謂納之檠中而往來

體定也防淺深所止者王弧往體寡來體多弛之一尺五寸張

張之一尺五寸夾庾往體寡弛之一尺五寸也此

是防之深淺所止云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此據唐大中者而言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矢長三尺須滿故也定正也置角於隈中既正則引之而弓體不辟戾無負弦而如環也放矢後無失體得如環然林云前言引之全體復如環也開時也此言體如環者既弛之後弓之全體復如環也勝二石後更被筋稱之即勝三石引之勝一石後又按角幹後加角後被筋一石二石三石引之皆三尺也若不張之別以一條繩繫兩簫乃加物一石張一尺二石張二尺三石張三石則與前減鏹與鏹為一物皆是六兩之弓輕重相參不可妄加減鏹與鏹為一物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林云角幹筋三者并材美工巧為之得三時各有三均為九和角與幹和即角不勝幹之意角幹筋膠絲漆等物工之巧者用之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而有餘拙者物具而不足也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材長則句少也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

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

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疏曰此據角弓形不張而

言六弓為三等王弧往寡來多當天子弓唐大往來若一當諸侯弓夾庾往多來寡當大夫弓若士合三成規

則六弓之外做惡之弓也通有四等然大射與鄉射大夫士同射五十步侯又同用夾庾無事用合三成規者

材良則句少據王弧及唐大以上而言之也以弓有長短三等入亦有長短三等而言取其弓與人稱之事長

者為上士次者為中士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短者為下士非命士也

氣又隨其人之情性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為之危弓危

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

弓為之危矢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其毅荼讀為舒假借字肉如字執音勢

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速疾也三舒不能疾

而中言矢行短也中又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

以愿中愿慤也三疾不能慤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

宜者也危弓則夾庾為弱者而言安弓王弧之類為強

者而言危矢據恒矢安矢據殺矢者也豐肉寬緩是不

足則危弓濟之危弓為贏則以安矢損之骨直忿執是

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則以危矢損之骨直忿執是

益亦不可射事為可此三安而無損益固不可三危無損

皆射遠兼人且危躁故矢行長過去也上文據人形為

弓此據人性志慮據在心血氣據言與舉動林云制

分之此古人之身可也今欲隨其性之緩急而往體多而

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射遠者用執夾庾

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往

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射深者用直

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華謂干盾質木

樞天子射侯亦用此弓大射日中離維綱揚觸相復君

則釋獲其餘則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否樞張林反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

用執謂審曲面執夾庾反張多隨曲勢向外弱則射遠

不能深射近亦不能深故射近侯用之但射侯不落而

已弓材弱故也按大夫射云中離維綱揚觸相復君則釋

獲眾則否是以大夫士矢落不獲故不得用唐大之等

也司弓矢云夾庾以授射射侯鳥獸者射侯鳥獸則射

射大侯天子諸侯用之射參侯者用唐大夫侯者用王弧

射侯者用夾庾士用之射深者用直此即司弓矢王弧

言者舉射革與質有上文弱弓射近可參考故不言可

知也中謂中侯也離維綱離猶過也麗也維謂射侯與

左右舌一幅兩相及角亦以綱維持之而繫於柱綱謂

其綱皆出布一幅一尋謂之為綱揚觸謂中他物揚而

觸侯相復謂矢至不著而還復之反也如此五者君則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兵十三

七

釋獲餘則否臣不得獲惟中乃可釋獲射深用直此即  
司弓矢唐大之屬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林曰往者  
弛放時也來者開張時也夾庚往體多者弛時直來體  
寡者張時甚曲也此弓必勁故可射棲鵠之侯而射鳥  
雀往寡弛時曲也來多張時弦長也此弓性不勁只可  
射革質而已往來若一則張弛之時勾曲之體相似不  
勁不緩老學曰今按注疏家以夾庚為弱弓林乃以  
為勁弓不可曉蓋注疏解往來體不明今詳上疏語往  
體多處為夾庚反張多隨曲勢向外弱則射遠不能深  
如此則反張謂往體也多謂曲多也今林氏乃謂往體  
多者弛時正直與疏說相反并與經文夾庚之本說而  
反之上注云材良則句少亦謂勁弓也今林於王弓之  
屬章內以為此弓不勁如此則天子射王弓而反得不  
材之弱弓也可乎當考愚意往謂向外來謂向內多寡  
恐是曲之多寡凡弓向外曲多則向內曲少必不能滿  
引及矢之長三尺為弱弓矣是謂往體多來體寡其強  
者反是未大和無濶其次筋力皆有濶而深其次有濶  
知然否而疏其次角無濶大和尤良者也深謂濶在中  
而疏其次角無濶決兩邊無也角無濶謂隈裏合濶若

背手文

弓表裏濶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背文補內反鄭角環濶

牛筋蕢濶糜筋斥蠖濶

蕢泉實也斥蠖屈蟲也疏曰

無濶不用漆也其次筋角有濶而深者筋在背角在隈  
皆有濶但深在中央兩邊無也其次有濶而疏者以上  
參之此謂兩邊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其次角無濶謂  
隈裏無濶簫頭及背有之合濶謂弓表裏濶漆相合之  
處若人合手背上文理解相應角環濶謂隈裏濶文如環  
然牛筋蕢濶者謂弓背用牛筋之漆如麻子文若用糜  
筋其濶文一和弓敲摩和猶調也敲拂也將用弓必先  
如斥蠖也一和弓敲摩調之拂之摩之大射禮曰小射  
正授弓大射正以袂順左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句於  
右隈上再下一土時掌反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三體  
材敝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猶善  
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覆乎服反句九具反或  
音鉤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善則矢疾而遠又覆之而筋  
至謂之深弓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  
疏曰和弓大射云大射正以袂順左右

隈謂以左手橫執之時上隈向右上隈向左而上再下  
一拂去塵乃授與君也覆弓謂弓有六材角幹筋用力  
多特言之若二者全善則為尤良若一善者為徹二善  
者為次今此先察一善者至謂若幹幹筋不善直角可  
以為句弓此做惡不用之弓尤弱雖疾不能射遠也  
察次弓者非直角至兼幹善謂之射侯之弓則上夾庚  
利近射與弋言矢疾而遠對上句弓疾而不遠以及侯  
者也筋至則三善者也上文唐大射深王弧三善亦射  
深舉中以是上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  
鐘鐻金人十二

漢高帝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

丞

百官表注云若盧主藏兵器考工主作器械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

子為令

地理志河南南陽濟南泰山潁川河內蜀廣漢等郡

皆有工官

徐氏曰按漢時工官雖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實輸

京師故武帝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

也

八年令賈人毋得操兵乘騎馬

文帝時從鼂錯之說募民徙塞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

且藺石布渠答

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

錯言兵事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



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重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

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

丞相公孫弘奏言禁民不得挾弓弩侍中吾邱壽王言

其不便上從之

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

音郭師古曰引滿曰曠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

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

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

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

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

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

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秦兼天

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去仁法令為首

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

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鋤師古曰耨也音火規反耨

也耨馬耨槌大杖也耨音憂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師古曰滋

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

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

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也孔子

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

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

功抗舉也射夫眾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言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

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

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

注漢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關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陽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

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拒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凡縣工司器千由長器漢制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王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鏃矢戰守之備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其後漢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遵漢制

武帝泰始五年鮮卑樹機能攻陷涼州令司馬督馬隆  
往討之隆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忿爭御史中丞  
劾奏隆隆曰臣將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  
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乃命惟隆所取

夏主赫連勃勃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阿利性巧  
而殘忍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  
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

### 大精利

唐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冑戎具皆藏  
於庫所有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橫刀而已

太宗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  
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  
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斜弓雖勁而發矢不直  
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  
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

唐初置軍器監貞觀六年廢併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  
器使爲監領弩甲二坊其後又罷隸少府監加少監一  
員以統之以後廢併不常

開元十一年置北京軍器庫二十六年廢依舊爲甲坊  
元宗天寶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廢武備銷鋒鏑

以弱天下豪傑於是挾軍器者有辟畜圖讖者有誅習  
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爲武官者父兄擯之不齒唯邊  
州置重兵中原乃苞其戈甲示不復用人至老不聞戰  
聲六軍諸衛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  
者角抵拔河翹木杠鐵日以心鬪及北方盜起股慄不  
能授甲

德宗貞元元年詔槍甲之屬不畜私家  
憲宗元和元年勅京城內無故於街衢中帶戎仗及聚  
射者治罪

六年京兆尹王播奏諸縣軍鎮放牧人等不得帶弓箭  
刀劔器械從之

晉天福二年勅禁諸道不得擅造器甲  
開運元年命諸道州府點集鄉兵率以稅戶七家共出  
一卒兵仗器械共力營之

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畜軍  
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寄掌於本軍之司俟出  
征陳牒以請品官準法聽置禦盜之用  
八年將平江南頗以簡稽軍實爲務京師所造兵器十  
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制作精絕尤爲犀利其國  
工之署有南北二作坊弓弩院諸州有作院皆役工徒

限其常課南北作坊歲造塗金脊鐵甲素甲渾銅甲墨  
漆皮甲鐵身皮副甲鎖襜兜鍪金錢朱漆皮馬具裝鐵  
鋼朱漆皮馬具裝錢劍大劍手劍金槍根槍構木槍掉  
刀鏹銀花皮器械箭韋弩箭翎籠弓箭袋皮立弩椿床  
子弩凡三萬二千弓弩院歲造角色弓白樺弓虎翼弩  
馬黃弩牀子弩白皮器械水獺皮器械旗幟弩椿鎧弓  
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黃樺黑漆  
弓弩麻背弓素皮器械環子背槍素木槍黑漆木槍朱  
紅木槍金漆竹槍銀裝銅裝等劍竹筈箭木筈箭皮甲  
兜鍪鐵甲葉箭鏃等凡六百十餘萬又南北作坊及諸  
州別造兵幕甲袋襖衫鉦鼓炮砂鍋鏃行槽鋏鏹鎌斧  
等謂之什物以備軍行之用凡諸兵器置五庫以貯之  
嘗令試牀子弩於近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千步  
弩試之矢及三里戎具精勁近古未有

王氏揮塵錄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扇鎖屋數  
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  
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  
出淮南見之焚香再拜啓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  
甚至儼然如新貫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  
倍而製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服施之於用

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  
仰知經武之畧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

仁宗天聖四年詔減諸路歲造兵器之半又詔作坊造  
錐槍一萬五千給秦渭環慶延州鎮戎軍  
康定元年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坊域  
弓手又詔河東強壯習弩者聽自置戶四等以下官給  
之

慶歷二年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  
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  
五年詔諸路所儲兵械悉報三司三司歲具須知以聞  
仍約爲程式預頒之

嘉祐八年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許者限一月  
送官敢匿聽人告捕

神宗熙寧元年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等料簡弓弩若  
水進所造神臂弓

神臂弓弩類也始民李宏獻之以壓木爲身檀爲弰  
以鐵爲橙子槍頭銅爲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爲弦弓  
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帝  
閱試之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帝甚善之於  
是神臂弓始用而他弓矢弗能及

二年命河北州軍凡戎器分三等奏聞其後詔諸路各遣官分州庫藏甲兵器亦爲三等如沿邊三路而川陝不與

六年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屬有丞主簿有管當公事先時軍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爲式焉

時帝頗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雱探知帝意奏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官所叙獨以爲技巧工匠精於元成之時然則此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兩邊之患內虞盜賊之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以爲武備者臣嘗觀於諸州作院至有兵匠之少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具而已矣武庫吏亦唯計其多寡之數藏之未有責其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耳夫爲政如此而猶欲抗威決勝外懾夷狄之強獷內沮姦凶之竊發臣愚未見其可也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斂數



州之作而聚以爲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每監擇知工事之臣使專於其職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爲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所爲弓尚有可弦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有以見法禁之張弛異也昔者垂爲共工而歷代資其竹矢然則所以爲至治此其一事也帝納雋說時軍器監製器不一材用滋耗於是詔下以常制選官馳往州縣根牛皮角筋能令數羨次第加獎是歲始造箭曰狼牙箭鴨嘴箭出尖四楞箭一插刃鑿子

### 箭凡四色推行之

哲宗元祐元年詔三路旣罷保甲團教其器甲各送官官卽收之勿得以破損拘民整治又詔太僕少卿高遵惠會工部及軍器監內外作坊及諸州都作院工器之數以要切軍器立爲歲課務得中道非要切並權任勿造於是數年之間督責少弛不復以戎器爲事矣

徽宗崇寧初臣僚言元祐以來因循廢弛兵不犀利詔復令諸路都作院創造修治官吏考察一如熙寧之時又有都大提舉內外製造軍器所之名

宣和時歲歲督責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造不已而較

數常闕繕修無虛歲每稱做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馴致靖康之禍靖康洶洶兵仗皆缺詔書屢下嚴立刑賞而卒亦無補勤王之兵經過郡縣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屬於市肆飯邸博易熟食或各寄頓其實棄遺逃役不或以爲器或爲食高宗建炎初內庫造作累年兵械山積而諸軍各除戎器

祖宗時御前軍器所役兵有萬全軍匠三千七百人東西作坊工匠五千人紹興初役兵纔千人久之增至千六百餘人又於諸道增差二千九百餘人二十

六年詔見役工匠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所發物料皆蠲之有司奏物料以三分爲率減一分工匠以二千人雜役以五百人爲額

建炎中以大闡董懋提舉軍器未踰年罷之紹興五年始隸工部後復以中人典領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預聞者三十年工部侍郎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依條檢察孝宗初復以內省都知李綽爲之張震爲御史力論其不然乃命復隸工部

紹興四年提舉軍器所言得旨依御寶封樣造甲每季

進呈訖送納樞密院甲樣係四等甲葉計用一千八百二十五片表裏磨銍一般光細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鶻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盔簾葉子三百一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頭盔一孟子眉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線結頭事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今若須葉子每箇依元定分兩如或重或輕若皆不用恐枉費鐵炭工力乞將上件新降樣甲葉子分兩輕重品搭穿舉每副成全共重四十五斤至五十斤通融造作庶幾功料易爲趨辦詔依不得過五十斤

十九年宰執言春秋教使臣效用踏射克敵弓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效最爲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淳熙間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係韓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以當虜騎之衝突其發則可以洞重甲最爲利器前後屢以此取勝虜至今畏之今久不經用損失廢弛取會見管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每人合用兩張內一張日逐上教一張準備出戰共

用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張乞行下做造湊及元額  
從之

淳熙六年建康府留守陳俊卿言聞殿前司及諸路都  
統司自隆興二年以後諸軍所管軍匠逐時造甲至今  
十五六年想亦稍備兼聞御前軍器所有工匠三千五  
百人若以百工造一甲日可得三十五甲歲可得萬副  
以十五年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甲矣及建康行宮見  
樁管精甲數萬副又諸州新造甲至年終計之亦可得  
二三萬副除三司及諸路都統司外乞令有司實加檢  
括總計所造之數若稍足用宜候將來諸州造甲數足  
日於常年合納甲葉鐵炭之類間歲量與裁減此亦寬  
民力之一事也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一

職官考

卷一百六十一

三

見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一



